

■岁月凝香

■张战胜

一阵阵秋风卷起一堆堆黄叶，一场场秋雨带来一丝丝清凉。伴随着秋天的到来，又到了玉米收获的季节。走在乡间的路上，满眼是望不到边的玉米田，玉米叶已经发黄变枯，干巴巴地失去了往日的生机。一块成熟的农田里，传出马达的阵阵轰鸣声，伴随着卷起的一阵阵尘土，玉米收割机在欢快地奔跑着，到了地头，刚刚收获的黄灿灿的玉米粒像一粒粒珍珠一样倾泻在一张大篷布上。喜获丰收的老乡们拿着袋子，灌装、扎口、装车，不时响起阵阵欢笑声。那丰收的笑意，刻满了农家人的脸庞；那丰收的喜悦，也装满了农家人的胸膛。这种繁忙而又幸福的场景，一下子把我带回了儿时的时光。

那个时候还没有实现机械化，一家一户的几亩玉米全靠人工收获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忙碌、欢喜而艰辛。

收秋的早上，天刚蒙蒙亮，大人就开始吆喝小孩儿起床，准备下地掰玉米。这时，大人们会反复叮嘱我们这些小孩子，一定要穿上长袖衣服，要不然玉米叶子会把皮肤划起一条条红道子，一沾上水钻心地疼。可惜尚未睡醒的我们只顾着迷瞪，哪把父母的嘱托放在心上。

草草洗把脸，揉着惺忪的睡眠，边啃着馒头，边打着呵欠，踩着秋露，踏着晨雾，极不情愿地向地头走去。

太阳刚刚探出头来，野草叶上、玉米叶上，一颗颗露珠晶莹剔透，给万物披上了一件水灵灵的盛装，平添了几分姿色。风一吹，便滚落在草丛之间，眨眼就不见了。这很有点唐朝诗人戴察在《月夜梧桐叶上见寒露》中描述的“萧疏桐叶上，月白露初团。滴沥清光满，荧煌素彩寒。风摇愁玉坠，枝动惜珠干。气冷疑秋晚，声微觉夜阑。凝空流欲遍，润物净宜看。莫厌窥临倦，将啼聚更难”情景，可惜那时候只顾抱怨还没有睡醒就止下地干活，没有欣赏这美景的闲情雅致。

掰玉米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，尤其对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孩子来说，是极不情愿的。刚开始我们还觉得很新鲜，呼啦啦钻进比

■诗风词韵

■王新卫

河水日渐清澈，天空变得湛蓝
房前屋后的柿树上，挂满红艳艳的甘柿

晒谷场上，摊开的大豆，宛如湖面
院子里外，垛起的玉米，俨然成山

■心香一瓣

■杨沐锦

这里没有都市生活的灯红酒绿，有的，只是日复一日的规律生活；这里没有奢靡浮华的一线品牌，有的，只是炊烟袅袅下的主妇招牌菜；这里没有高楼大厦铸就的城市森林，有的，只是土地间隙里偶然点缀的黄水晶一样的房子。这里，像一个还未文明开化的孩子，浑身透露着质朴，黝黑的皮肤衬着洁白的牙齿，他痴痴地笑着朝我挥手，我挥手回应，就这样完成一次世纪会晤。

这里，山不似南方的一样清秀、葱茏，有

玉米飘香农事忙

人还高的玉米地里，从玉米棵上把玉米棒向下一掰，棒子就和玉米株分离了，随手往前面的玉米堆里一扔，这棵玉米的收获就完成了。嬉笑着、打闹着、比赛着，隔不太远堆成一个小堆儿，倒也不觉得太辛苦。家长不时地呵斥着小孩儿，反复告诫一定要掰干净，要留着点儿劲，后面的活儿还多着呢。因为玉米棵很稠密，漏掰玉米棒是经常的事，好在后面还有年轻力壮的大人拿着农具砍玉米杆，一般都会及时发现漏掰的玉米棒。

随着太阳渐渐升起，气温也在不断升高。一人多高的玉米密不透风，闷热的空气简直令人窒息。汗水像一条条小蛇一样在身上爬来爬去，因为没有穿长袖衣服，被玉米叶划破的手臂、胳膊钻心地痛，有几滴汗珠流到了眼里，难受极了。力气也不像刚开始时那样充足了，腰酸胳膊疼，胸闷头发晕，这时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“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”。

等玉米掰完后，我们这些力气较弱的，就负责往麻包里装玉米，那些力气大的，负责把玉米装上架子车。装车也是要技巧的，必须前面稍重点，后面稍轻点，这样拉车的就可以把车把抬起来，不那么累；如果后面过重，就会把车夫架起来，使不上劲拉车。如果车装完后，发现前轻后重，车把压不下去，大人就把年龄小的孩子放在车顶上“压把”，由家里最强壮的劳力当年车掌把，其他人在车后推着。一路上，架子车一辆接着一辆，金色的夕阳下，男女老少的脸上都挂满丰收的喜悦。每当这个时候，玉米丰收的场景就成了村子里最美丽的风景，给秋季的村庄带去了生机与活力。

你可不要以为拉回家就算完事了，后面的任务依然很重。吃完晚饭，就到了剥玉米的时候。深秋的季节雨水还比较多，为了防止收回来的玉米发霉，必须赶紧挂起来晾晒，尤其收的比较湿的玉米，捂得时间一长就会发热霉变。因此，连夜剥玉米就成了最要紧的事。

吃完晚饭，院里亮起火，一家人围在玉米堆周围，小孩剥玉米，大人扎“辫子”。剥玉米和扎“辫子”看起来简单，其实也是有技巧的。就拿剥玉米来说，把外面的老皮剥掉，还

要留几层嫩皮扎“辫子”用，一不留神就会把玉米皮全部剥掉，就没法扎“辫子”，只好摊开晾晒，既占地方，又费时间。最难的还是扎“辫子”，这个活儿一般都是有经验的大人干。左手抓住两个玉米皮，右手再拿起两个，像小姑娘扎辫子一样编在一起，但不能编完，还要留一部分，和另外的玉米棒编在一起，力度一定要到位，否则就会脱“辫”，那花的功夫就更大了。有经验的大人常常编得飞快，眨眼间一人长的玉米“辫子”就扎好了，然后挂在屋檐下或搭好的架子上，慢慢地等着晒干。有时为了赶时间，常常要干到深夜，剥得两手发疼，昏昏欲睡。架玉米垛也得讲技术，一层一层向上垛起，转圈的都是玉米穗朝外，风刮不倒，雨流不进。金黄的玉米棒子，颗颗粒粒像珍珠般排得整整齐齐，煞是诱人。那些“脱光衣服”浑身光溜溜的玉米棒子，就在太阳好的天气里拿出来，摆放在自家的场院里晒。晒干了，就开始进行脱粒。那时候没有机器，全靠人工一粒粒剥下来。先用冲子（一种辅助剥玉米的工具）在玉米棒中间冲开一条缝，然后就好剥多了，还可以用已脱完玉米粒的棒骨帮衬着剥。剥下来的玉米粒装袋背到场地上，晒干了收入粮仓。玉米棒骨堆在柴棚里，是农家做饭烧火的好材料。

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和推广，现在大部分农户都采用机械收玉米，有的甚至在地头就把玉米卖给了玉米贩子，再也不用剥玉米、晒玉米了，那种秋收的忙碌和辛劳，也渐渐成了儿时的记忆。

但我们这些农村孩子，对收玉米有着太多深刻的记忆。一垛垛高大结实的玉米秸秆，一个个丰满饱满的玉米棒子，里面不知浸透着父母多少汗水和付出。一年四季，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，辛勤地劳作，默默地耕耘，再苦的日子，有了玉米这些农作物的交替成熟和丰收，生活就有了滋味和盼头，生命也就在这碎琼乱玉般的感动中越过越窈窕，越过越踏实，正是有着这样一群甘于付出的默默无闻的耕耘者，我们的国家才有了发展的基础和底气，我们的中国梦才有了实现的信心 and 希望。

秋 收

就连午后的阳光，也一片金灿灿

田野里，一群大铁牛，来回地撒欢
劈波斩浪般，耕耘出黄土地上，最美的语言
一对燕子，在村子的上空盘旋
似乎在与谁约定，明年春天，不见不散

山 歌

的是连绵不绝的低矮和厚实；这里，山间错落的是推平的耕地和紧锣密鼓排列的矮房。
眼看着黄昏时分了，这里的人有的扛着农具淡笑着沿着走了多年的道路回家；有的结伴在田埂嬉闹着、行走着。瞧，那迎着黄昏独坐在矮桥边的青年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夕阳映着他的脸，投射下来的影子拉得老长，大抵是有了恋爱的烦恼吧。
这里的一切都对我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，让我想要了解他。我多希望能纵身一跃，跃到他厚实的山脊上，迎着黄昏，聆听他的呓语。



秋意浓。

本报记者 王庆建 摄

《沧海残阳》 长篇小说连载（十三）

■余 飞

地开了。回头看去，只见一个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人已经进来，并随手关上了门。

陈星聚闻声一惊：“你？”

来人此时已经摘下帽子露出了本来面目，原来是经过刻意掩饰的韦金榜。
陈星聚见状，猛然意识到可能有重要事情发生，急忙走到门口四下看了一下又回头对跟到门口的陈福交代道：“在外面看着，任何人不许靠近！”

陈福立即正色道：“是！”然后转身出来，并随手带上了门。

室内，只剩下韦金榜、陈星聚和摇曳的烛光。

陈星聚欲躬身行礼，却被韦金榜伸手拦住道：“耀堂啊，出大事了！”

陈星聚一惊：“啊！表叔，坐下慢慢说！”说着就把茶杯递了过来。

韦金榜接过茶杯来不及喝，又放到了案上继续道：“日本人打上台湾了！”

陈星聚一凛：“啊？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韦金榜道：“就这几天。前不久不是有琉球的一艘船被刮到了台湾，船上的人在台湾的八瑶湾上岸，有几个被那里的主番杀了吗？”

陈星聚点头道：“这事我知道，我朝不是派员去处理过了吗？”

韦金榜摇了摇头道：“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！日本人早就对外宣称琉球是他们的一个郡县了，并且以武力对那里实际操控，琉球尚泰王派人来朝求救，李中堂请美国的前总统格兰特出面调停，然而，这个老骨头被日本人收买，不但制止日本人吞并琉球，反而向我方提出要分岛而制。这样，日本人有了美国人撑腰，态度更加强硬，现在公然登岛，说是兴师问罪！”

听到这里，陈星聚一切就都明白了。

其实关于琉球的事他早有耳闻，虽然他不是

所谓的正途出身，但由进学到中举，十年寒窗、书破万卷的功夫是必须要下的，再加上在沿海任职八年，对于隔海相望的台湾、琉球，他还是做了深入了解的。

“石之有光者”谓之“琉”，“美玉”谓之“球”。琉球群岛，正是一串撒落在太平洋上的美玉。琉球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，依东北、西南走向依次由奄美诸岛、冲绳诸岛和先岛诸岛组成，从名字也能看出它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明洪武五年，琉球中山王察度遣使来华，琉球正式成为中国的藩属国，此后五百多年，中国与琉球始终保持着宗藩关系。

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大门，师法西方列强而迅速崛起的日本一步一步挑战着清王朝的权威，吞并琉球只是它计划称霸全亚洲的第一步。

陈星聚把琉球的过往之事在脑海里翻了一遍，又联想到韦金榜所说日本人已对台湾下手，实在忍不住心头火起便破口骂了起来：“扯淡！即便是这样也轮不到他们吃萝卜淡操心啊！”

韦金榜道：“是呀！前些日子他们派了使团来和我朝交涉，硬说我朝管辖不了台湾，现在他们果然出兵了！”

陈星聚大怒：“欺人太甚！表叔，我这里已经就日本强占琉球、继而觊觎台湾的野心给朝廷写了条陈，还请转呈大帅，上达天听！星聚不才，如朝廷用得着我，我情愿跨海与小日本一战！”

韦接过硬陈手里的奏本颌首道：“如果我朝官员都以耀堂你，何惧他东洋鬼子呀！可恨的是……不说你了，我今天来，就是要告诉你，密送诏书的人很有可能就在漂至台湾的船上，现在此人生死不明，康熙诏书不知所踪，如果落入海中英身鱼腹还好，要是落入日本人的手里，不但此证据将从此难见天日，琉球王室怕是也要陷入灭

■人间世相

兰英嫂子

■邢德安

看着刚刚落成的三层小楼，兰英嫂子心里那个高兴劲儿简直没法形容。且不说那气派的全封闭大阳台和漂亮的外飘窗，还有那金色的琉璃瓦屋顶和腾空欲飞的龙檐，单是比邻居的楼房高了一层就足以使她的心情有点醉了。邻居那楼叫什么楼呀，几年前盖的，样式落后、木头门窗，两层合起来还不到八米高，早过时了。而自家的新楼房，清一色的铝合金中空玻璃门窗，并且是三层——三层啊，什么概念？足足比他们高了一层！这下好了，可以安心地歇歇了，再也不用忧心邻居的房子比自家的高了，顿时觉得心里如扫帚扫了一样的敞亮，就连那天上的太阳也好像比往常明亮了许多。

其实，兰英嫂子是个好人，人快嘴快，为人处世无可挑剔，唯一能让人说道的，就是她那争强好胜的性格，逢事都要比别人作得好一些，否则绝不罢休。

刚过门那年，生产队割麦子，一起来的几位新媳妇都是每人每天割四趟麦子，她偏偏硬要割五趟。虽说没有碰上吃中午饭，下午又晚回家了好长时间，却比别人多割了整整一趟，多挣了五个工分，一时间在生产队引起了好大的轰动，也为此深得公婆欢心。

结婚第二年，邻家新媳妇抱出了个大胖小子，她却极不情愿地生了个如花似玉的娇闺女。她咽不下这口气，都是女人，人家能生儿子我为啥就不能生？非要生一个不可！她下定了决心，接二连三地生，最终如愿了。当然，在那个全面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，她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可想而知的。

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，兰英嫂子就像发条上足了劲的钟表，每天都在不停地转。种烟叶、种棉花、种西瓜，喂猪、喂羊又喂猪，几年下来，硬是率先把住了几辈子的茅草房变成了四间大平房，宽敞明亮，还能在房顶上晒粮食，让全村人好生眼气，兰英嫂子心里也着实受用了一阵子。后来，随着经济收入的普遍提高，村民如她家那样的平房或者比她家再好一点的平房多了起来。渐渐地，她的平房被淹没在众多的房屋之间，不显眼了。这些变化，兰英嫂子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怎奈这盖房子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那是要用金钱做后盾的，尽管自己再争强好胜，也是要仔细权衡一番的。况且，孩子们正在上学，不能委屈了他们，自己的孩子将来一定要比别人家的孩子混得有出息。再说了，隔壁邻居不也还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吗？不用担心、至少，眼下邻居不会超过她们，想到这里，她心里又得到了些许安慰。

邻家的两个孩子大小差一岁，两人一前一后入学，从小学到高中，繁重的学费迫使他们的父母节衣缩食，根本没有能力在房子上和他们一争高低。这一点，让兰英嫂子心里很是如意。有一次，兰英嫂子竟然向外人说：“一家出了两个高中生，听着怪好听，家里弄得怪穷，到如今还住着原先的破房子，要是赶明儿都上了大学呀，恐怕猴年马

月也再难盖起新房子了。”此话，邻家不知是否听到，反正见面还是微微一笑，相安无事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又一天的悄然过去了，那破房子住了一年又一年，直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兰英嫂子突然发现，邻居家居然毫无先兆地把原来的老房子扒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精致的两层小楼。

这还了得？犹如平地响了一个炸雷，把兰英嫂子震得着实不轻。若是别人家倒还好说，可偏偏是邻居，不错，就是仅有一墙之隔的隔壁邻居。一边是楼房，一边是平房，低了人家一大截，这叫她情何以堪？邻居也真是的，盖房子也不提前告知一声，虽然我无权干涉你盖房子，但商量商量或者你等等我总可以吧？这样搞突然袭击，也太让我没面子了。为此，她着急上火，竟然嗓子哑了。不行，这个面子说啥也不能丢！

儿子倒是理解妈妈的心思，不忍拂了她的雄心壮志，便说：“妈，您要是真想盖房就盖吧，钱上不用您操心。”丈夫却颇有微词，说道：“兰英哪，我看你就别再瞎折腾了，都是六十多岁的人啦，别再像以前那样任性了，逢事都要和别人比个高低，见不得人家比自己好。人家买个收音机，你就买个录音机，人家买个黑白电视机，你非要买个彩色电视机。如今，看到人家盖了楼房，你又咽不下气，你说你这是何苦哩！儿子以后又不回来住，你再盖几间楼在那儿闲着，岂不是白白浪费钱吗？再说了，如今这社会越来越向前发展了，人人都想把日子过得更美一些，如果你今天看到有人超越你你不服气，明天看到仍有人超越你你更不服气，那啥时候是个头呢？”

“那我不管，你也别和我说那么多。反正我不能就这样窝窝囊囊地输给邻居。”兰英嫂子仍是毫不动摇心志。

“你真是个记吃不记打的主儿，看来早把那盒青霉素的事儿给忘了。”丈夫说。

“你少给我提这个！”兰英嫂子对丈夫说的这句话特别敏感。

十年前，兰英嫂子和邻居家都养猪，有一年冬春交替季节，猪瘟大面积流行，两家养的猪均有不同程度的死亡。兰英嫂子家共死了五只猪，她心疼得肝肠寸断。因为，那不仅仅是五只猪，还有消耗掉的饲料、医药、人工和希望等，是养猪人最不愿意看到的。正在兰英嫂子心里难受的时候，不知是谁说隔壁邻居家的那十二只小猪全部死掉了。这对兰英嫂子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安慰。因为，在她看来，老天爷是公平的，这才叫“有难同当”。为了证实消息的准确性，她决定亲自一探究竟。天刚蒙蒙亮，兰英嫂子便悄悄来到邻居家猪圈旁，由于求证消息心切，出门时竟鬼使神差地将一盒兽用青霉素注射剂拿在手中。正当她伸长脖子朝着猪圈里面观望时，冷不防听到邻居在身后说：“兰英嫂子，这么早，我在我家猪圈外看什么呢？”一时间，她冷汗直冒，就像是意欲行窃的小偷刚出手就被人抓住了一样。亏得她脑子机灵、心眼活，手里那盒青霉素也派上了用场，她脱口说：“我听说你家的猪也遭了病，这不，俺还剩一盒青霉素用不着，就给你们拿过来了。俗话说，这‘远亲不如近邻’嘛！”

邻居岂能不知道她的用心？多年邻居处下来，他太了解兰英嫂子的性格了，只是觉得大清早起来和她吵闹实在划不来，又加之人家嘴上说得如此好听，便顺水推舟地说：“那就多谢兰英嫂子了。”说罢，接过青霉素便回屋去了。兰英嫂子也就顺坡下驴，灰溜溜地往家走去，只是心里不是个滋味——那一盒青霉素要十多元钱哪，就这么白白地亲手送给了人家，这大清早，办的是啥事儿！

于是，这件事便在她心里成了一个永远不能启齿的纠纷。

丈夫最终没能说服兰英嫂子，于是，便有了这座三层小楼。

管，南洋水师则由沈葆楨大人领差。这样一来，我海防力量就强了，洋人若是从海上犯我，就不容易喽！”

韦金榜附和道：“那是，皇上圣明啊！”见左宗棠抿了口水，脸色已趋缓和，就势话锋一转问道：“这么说耀堂的分折子？”

左宗棠的脸色忽又变了，把手中的茶碗重重朝案上一放道：“这个……嗨！别提了，不就是因为老夫没让罢他的官，又求圣上赏了他个伴贡使的差，驳了他奕亲王的面子嘛，这下好了，还没等老夫说话，他就又强先奏报说陈星聚在福建巡捕友邦人士，给朝局添乱，非坚持给他个挑起外交争端的罪名……”

韦金榜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就这样被……”

“开缺回籍！老夫话没出口，圣上就准了他的奏报，气死老夫了！”

“那您老人家就咽得下这口气？”看左宗棠正在气头上，韦金榜也不敢再说什么，只好叹了口气转了话头：“唉！我这个表侄，只知道认死理，却给您老人家惹了这么多不痛快，他呀！”

左宗棠道：“别说了！我就不信一个老成谋国的人会是这样一个下场！”

韦金榜道：“那还能怎样呢？”

左宗棠长叹一声：“唉！他不是说过要告假吗？这回就不用告了，老夫已求得圣上恩准，让他回籍待缺，那就先回去吧，回去陪陪他的老娘吧！”

“那……”韦金榜还想再说点什么，却看到左宗棠端起了茶杯，就悄悄地退了出去。走出值班房，却听见里边传出左宗棠摔碎了杯子的声音，并伴随着他愤愤的骂声：“奶奶的，这事没完！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